

钟敬文

季羨林

邓九平

主编

读

书

文

萃

书苑雅奏

SHU YUAN YA ZOU

书苑雅奏

钟敬文

季羨林

邓九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苑雅奏 / 黄裳等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7.12

(读书文萃; 2 / 钟敬文等主编)

ISBN 7-5057-1410-4

I. 书… II. 黄…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6270号

书名	书苑雅奏
编者	钟敬文 季羡林 邓九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 印张 273000字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10-4 / Z · 141
定价	2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读书文萃》丛书

顾 问

张岱年 卞之琳 冯亦代 严文井

编 委

钟敬文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梁 衡	姜德明	李国文	邵燕祥
谢 冕	钱理群	舒 乙	邓九平

1986/1-7

序

书是人类认识的载体。有知识的人把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便成为书。有价值的书是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表现于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也储存于这个民族长期流传的典籍书册中。

我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对于人类的崇高理想有所了解，都得益于读书。通过读书，我认识到人除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高尚的精神生活。通过读书，我了解到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感人肺腑的光辉事迹。

我幼年在家塾读书，读了《论语》、《孟子》，但只是诵读而已，并不理解其中义蕴。十多岁阅读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张载的著作才对于先秦儒家的精义深蕴有所了解。周敦颐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一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矣。”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周敦颐《通书》的这些话，阐述

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可谓深切著明，我读了深受启发。

张载《正蒙》说：“恬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使我对于《论语》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进一步的了解。

20年代末，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英译本。早年的中译本的译笔不甚通畅，英译本比较明晰。我读这些著作，感到豁然开朗，深受启发。我以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从此，我对唯物论深信不疑。

30年代初期，我广泛阅读了先秦诸子、汉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颜元等的著作。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著作，书中对于自古以来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是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有较多的阐发。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尤其他的坚苦卓绝的高尚志节令我深深感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我提出今后应该发扬王船山的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与罗素都认为西方近代哲学乃是古希腊的哲学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古希腊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我认为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先秦诸子哲学乃是汉唐宋明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论语》、《孟子》、《易传》、《老子》、《庄子》、《荀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多年以来，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以来我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常常重温《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等书，感到先秦诸子学说确实含有深湛的智慧。举例来说，我认为古代儒家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道家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至今犹能给人以启发。

学亦多术，其中一项是读书，书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前人思想的结晶。接受前人累积的知识，必须读书。在思想史上，连提倡“六经注我”的陆象山也还说：“束书不读，游谈无根”。作为学习的途径之一，书是必须读的。

读书只是学之一术，学不限于读书。孔子弟子子路已经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读书不是求知唯一途径。求知之道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向有知之人学习。这就是所谓学。学就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但是仅仅简单的接受还不行，必须加以消化，消化之道在于思考，这就是所谓思。思就是在接受别人的经验并取得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学与思都是重要的。孔子有两句名言，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虽然是两千年前讲的，在今日仍不失为一个基本原则。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每本书在内容上，必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读书时，一方面要虚心体会，努力研究其中的深湛义蕴；另一方面还要有批评态度，要辨识前人思想的偏失。既要虚心，又要保持批评精神，才是正确的态度。只有在读书时勤于思考，加以分析却精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若盲目迷信典籍，缺乏批评精神，只能使思想陷于停滞，那是不

足取的。

在读书中坚持独立思考，就要以对于实际情况的观察、考察、调查为基础，而观察不可能是静观，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思考的主要基础。在实践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这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

读书应选要择精，选择有代表性的典籍细读。古往今来，书亦多矣，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清代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其数目之多，汗牛充栋。有谁能遍读四库呢？阅尽中外书籍更难实现。即令读尽天下所有的书，如无分析能力，也未必有益。

时至今日，只读中国的书是不够的，还须兼通海外的著作。“言必称希腊”，固然不足，对于西学无所了解，也难免固陋。尤其是研究学问，更必须兼通古今中外。明末思想家方以智说：“坐集千古之智”，引为幸事。当今世界，不但要集中中国的千古之智，更应集中外千古之智了。只讲“坐集”，还不够，还须重视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分析综合，广集中外的千古之智。

人在读书可以各从所好，但在研究学问时，则必须有谦虚的态度，应知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只能涉足于一二小小的角落而已。因此，研究学问，一方面要能独立思考，不受古往今来任何成说的束缚，一方面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学识寡浅。既要有创新的勇气，又应自视歉然、深感自己的不足。惟其如此，才可能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一二晶莹的真理颗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由钟敬文先生、季羨林先生和邓九平同志主编的《读书文萃》丛书，所选有关当代文人读书

之作，精思健笔、心诚意雅、启人神智、发人深思，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能得到理趣的享受。

是为序。

张岱年

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997年10月

目 录

1	黄 裳	书的故事
6		关于书话
10	钱谷融	朴实无华，自然醇厚
14	何满子	《名人书斋》序
18	汪曾祺	谈读杂书
20		又读《边城》
28	魏 巍	又是一篇《背影》
31	王元化	罗曼·罗兰和他的时代
35	唐 湜	缅怀诗人曹辛之
40	范 用	书香处处
43		买书结缘
49	洁 泯	为着人的尊严
53	许渊冲	作 家
62	绿 原	最佳的“佳作”
68	吴小如	读书是求师的桥梁
72	艾 煊	溪声絮语
75	何 为	书事二三
79	曾 卓	斯芬克司之谜

87	徐开垒	蕴藏不发 发人深思
90	唐振常	孤怀卓犖殉道真
97		还书记
102	舒 芜	积极的文学结缘者
109	董鼎山	《喜福会》背后的故事
114		《喜福会》阅读后记
117	来新夏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123	牛 汉	疼痛的血印
130	林斤澜	回想《奔月》
136	黄永玉	《货郎集》序
139	袁 鹰	写不尽的文士生涯
144	邓云乡	书 忆
158	谷 林	共命与长生
161		如烟非烟
165	董乐山	从《蝴蝶梦》续书谈起
170	柳 溪	天灯的光芒
174	黄宗英	读《丝将尽，泪欲干》
176		书生馋书
179	高 莽	我爱书
186	刘 征	卧读随想
189	公 刘	读《聂绀弩还活着》
192	海 笑	我爱读《有了小孩以后》
195	忆明珠	关于“读”
197	储大泓	不可一日无此君

201	陆文夫	文学史也者
203		乡曲儒生
209	唐达成	逛旧书摊
212	宗璞	他的心在荒原
220	新凤霞	我和书
226	余光中	自豪与自幸
234	姜德明	卖书人
237		琉璃厂寻梦记
245	彭荆风	忆蒋牧良先生
254	李国文	读书无悔
258	陈乐民	不见人间宠辱惊
267	资中筠	无韵之离骚
274	李子云	书缘
280	乐黛云	探索人的生命世界
288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292	陈丹晨	书虫
296	林非	“白字先生”
300	舒展	面对此书，如何上“纲”
305	赵淑侠	书房天地大
313	谢冕	回望百年文学
318	潘旭澜	我读林非
322	金开诚	往日读书随想
325	阎纲	殷忧启圣梦即真
328	谷苇	柯灵速写

334	邵燕祥	《洗澡》读后
340	从维熙	“帆”与“礁”
347	韩少华	从《门》的译文说起
350	张守仁	童年的怀念
352	倪墨炎	访书奇遇
363	颜元叔	买书读书与藏书
369	史中兴	阅读的饥渴
372	胡经之	开卷有益乐无穷
375	林文月	三月曝书
382	傅璇琮	《学林漫录》琐忆

黄裳（1919— ）原名荣鼎昌，山东益都人。散文家、翻译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编辑，总政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等。著有散文集《锦帆集》、《银帆集外》、《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花步集》、《银鱼集》、《珠还记幸》、《金陵五记》、《晚春的行旅》、《江湖》，杂文集《旧戏新谈》、《黄裳论剧杂文》、《〈西厢记〉与〈白蛇传〉》、《谈〈水浒〉及其它》，译著有《平凡的故事》、《猎人笔记》等。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十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

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地找出、发还。这可真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快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

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